

# 追思常覺法師

釋悟因

在數說這些心中的圖案時，他的眼光是遙向那人間遙遠的故鄉——最初加入佛教教團的原生處——泉州。「當年做小沙彌要出外求學，師公、師父給盤纏時，只說：『好好學，好好發心。』」

一直怕聽到的訊息，還是不可躲避的被通知了——常覺法師在三月十六日於泉州崇福寺圓寂了！內心非常傷痛，尊敬的師長又走了一位。

當年，約民國七十年前後，由於香光尼眾佛學院要開唯識課程，徵詢教界大德，結果一致推舉常覺法師，咸認為當代台灣佛教講授唯識的不二人選，就是常覺法師。當時法師在福嚴佛學院任教職，就到福嚴佛學院去請，法師當下爽朗地接受邀聘。這是我與常覺法師初識的因緣。

2005年六月印順導師示寂，我打電話至妙雲蘭若：「常覺法師回台了嗎？」得到回答是：法師抱病從大陸回台灣，趕到花蓮慈濟醫院探望導師遺容的當天，病體即不支住進慈濟病房。之前由於發燒已在大陸進出醫院多日，為探望導師仍坐著輪椅直奔花蓮……。

法師在慈濟醫院靜待醫師診治，還不確定是要將肝膽腫瘤切除，還是作其他治療……。六月下旬，我到花蓮探病時，法師由宗本法師陪侍著，很虛弱。我看是很不樂觀，還少不更事地說：「老和尚！您在香光尼眾佛學院講唯識的錄音帶，部分謄成文稿，您已帶去泉州崇福寺了嗎？」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的口無遮攔，法師一直是允許接受的。如今除了傷痛、懺悔，還能做些什麼？「我早說要整理出版，您就是不肯。」那天我甚至急躁地說：「等法師走後，

要讓我自己定奪，自己杜撰嗎？」當時法師沒有接話，不發一語，臉部的表情是沒有體力的，內心是將個人置之度外，仍是一向的堅忍，淡泊自處，只交待宗涵師安頓我和見晉師去聖覺精舍休息。

七月下旬，法師給我打個電話，說要回泉州靜養，腫瘤需繼續追蹤，因此會再回台灣。「這一趟回台灣，什麼地方也去不得。待身體較好，我會到嘉義去看你們。」沒想到這一回去大陸，只過半年，竟在崇福寺祖庭圓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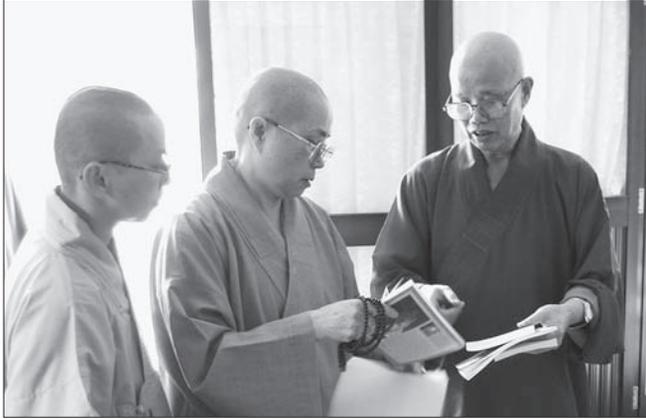
記得當年法師要回泉州修復祖庭，曾聽他感慨地說：「我的師兄常凱法師走了，元果法師也老了，看著殘破的祖庭，經文革後，都被民房佔用，已經無法辨認。若要修護還得趁著我是崇福寺子弟，回去申請，找人斡旋，地方鄉紳、長老認我的帳才有可能。」

我好奇地問：「您在崇福寺出家做小沙彌多久？」

「只住半年，就到南普陀寺養正院、杭州武林佛學院求學；然後追隨印順導師到香港、台灣。」

這一出來就是60年！這麼長的歲月，法師大半的時間多是在佛學院講學，或者編雜誌。我說：「您年輕時不興建道場，最多只是建築福嚴學舍的僧寮。現在年紀大了，才去做這件事，身體可以承受嗎？」他希望崇福寺修復是依照過去的構造一比一復原。「您的資金從哪來？」原來他已將淡水的崇福別苑產物變賣掉，一心一意要回泉州把祖庭修復起來，大有破釜沉舟之勢。我為法師的情義深重擊節，也為台灣的佛學院學子惋惜！因為一旦步上大陸，不要說建築籌款、舟車勞頓等身心體力的負荷，人事的更替，兩岸來去今非昔比，因緣已轉了。

法師在香光尼眾佛學院講學十幾年，開過《唯識二十頌》、《三十頌》、《攝大乘論》、八識概說等課程。民國七十九年，特別指導見愁、見弘、自竄、見曄法師等研讀《成唯識論》好長一段時間。



◎常覺老法師(圖右一)瀏覽香光尼僧團出版的圖書、刊物，對於內容給予指導與建議。(照片提供：伽耶山基金會)

他一向身體不好——耳水不平衡，最忌舟車顛簸，於是那一年把上課地點改在淡水崇福別苑，讓法師減少出外。當年的崇福別苑一景一物如今仍在我的眼前，最難忘的是種菜蔬的菜圃，是四四方方、工工整整的。所種時花枝葉扶疏，井然有序，即連那棚架的炮串花，也修剪得每一枝每一串都齊整。我笑說：「法師真有潔癖和懷舊。」其實說是潔癖，不如說是愛好質樸與無瑕。記得《香光莊嚴》第56期，法師一篇〈心——凡聖之間的一道橋〉，是法師上課的一部分，謄稿成文，經法師審訂，準備陸續刊登。刊出後，下一期第57期編輯已在催稿，法師卻說：「你們加小標題、副標題，我不喜歡。我要『質質樸樸的』，如我主編過的《海潮音》、《獅子吼》。」因此往下再沒出現續登，整個文稿也一直擱在法師手上。當然我手上有，沒經應允也不好對外流通。就這樣，當初甚至不允許上課錄音，不准就是不准。我說，「法師年紀越來越大，後學要聽沒得聽，若能『一魚多吃』，至少減少勞累啊！」最後拗不過我們，錄了、謄了，卻只刊登那麼一次！

民國八十三年，香光尼眾佛學院師生發起編印台灣各地佛學院志。第一冊院志《福嚴佛學院志》付梓出版在即，商請法師引介拜

訪創辦人印順導師，時導師在新竹圓光寺靜養，我們一行人由法師帶領，就上了新竹圓光寺。導師概介學院初創時期的辦學理念，並同意整理成稿刊登在《香光莊嚴》第39期。法師對院志編纂的支持和照護可說是無微不至。當時編纂小組進行採訪時，幾乎每個學院都鮮有完整的成文資料、檔案文獻。只能從招生簡章、畢業紀念冊、雜誌出刊、文宣簡介去蒐集。文獻不足，再輔以觀察、訪談、口述、彙整、編定，採訪過程備極艱辛，有時還得面對受訪者的感觸和遺憾。法師對我們編印台灣佛學院志的支持，是不可言喻的。

我之所以記述這一段經歷的心路，是法師曾告訴我，他回泉州除了修復祖庭，更想編纂泉州佛教志，以小地域的高僧為主述對象。泉州地處閩南海口之便，在宋元時期即已成為東方進出口的重鎮，現在是文化古城、著名的僑鄉，法師鄭重地表示：「已蒐集史料多時，需要回泉州整理，比較有落地的感覺。」他要回泉州故鄉去完成這一件最後的心願。又說：「當地歷代高僧輩出，尤其民國以來，僑鄉、名勝古蹟，這些點滴需要整理一下。……」在述說這些心中的圖案時，他的眼光是遙向那人間遙遠的故鄉——最初加入佛教教團的原生處——泉州。「當年做小沙彌要出外求學，師公、師父給盤纏時，只說：『好好學，好好發心。』」明知《志》的整理不易，而動機竟是如此單純，彷彿在追溯著印度佛教到中國，從中國北方到泉州，再過海到台灣，這一路走來他自己的心路歷程。啊！「泉州佛教志」在法師的內心已然完成了。

在大時代的洪流中有共業、有別業。法師的個人的展現是大乘佛教——漢系的一位比丘；給自己選擇的角色是清明淡雅；對佛教的承擔，則是談古說今，堅毅、質樸、熱忱，卻孤寂的，多美的一幅畫！